

經部

春秋比事卷六

宋　沈棐　撰

晉

悼公名周成十八年立襄十五年卒在位十六年

晉自文公興霸其子孫更五君皆無顯迹足以昭前人悼公自外至國人賢而立之遂能率服諸侯外強內安用成霸業比功重耳可謂盛矣攷其大要始勤宋次服陳鄭次又服鄭後制秦定衛垂休身後猶能杜強楚之

侵陵而中國頼以不擾自襄靈以來未之有也請列其事而言之　宋共公卒蕩澤作亂殺公子肥華元奔晉魚石奔楚逮十八年楚鄭閗晉之亂伐宋彭城以納魚石冬又侵宋宋人告難於晉悼公遂會諸侯同盟于朾左氏謂謀救宋也宋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故十八年晉侯盟以謀之襄元年晉欒黶合九國大夫圍宋彭城左氏謂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遂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葢楚子伐宋取彭城使魚石守之所

以逼宋也伐取宋邑寵其叛臣則楚之惡可知矣故雖入楚孔子還繫之宋所以抑強狄而黜叛逆也按左氏云彭城降晉晉人以魚石置諸瓠丘若此者悼公勤宋之績也　晉憤鄭之比楚故是年韓厥帥師伐之而楚使公子壬夫侵宋以救鄭明年鄭師伐宋又帥宋衛侵之是年秋晉荀罃會六國大夫于戚冬又會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鄭乃求成公羊謂虎牢鄭邑言城之不敢取之為中國諱伐喪也是年鄭伯卒故大夫不

言伐取且不繫之於鄭皆所以與晉也鄭叛去中國與楚比周荀罃再會于戚城虎牢以逼之然後始服故不繫之於鄭使若自城中國之邑然後鄭服以安諸侯晉之美也公羊以為諱伐喪豈不陋哉且戚之始會齊滕薛小邾不與而次會皆與者左氏謂元年鄫之會崔氏有背晉之言滕薛小邾不至皆齊故也晉請於齊齊懼晉伐故戚之再會齊帥小國從之然終悼公時盟會侵伐唯崔氏太子在列齊侯未嘗親至其間如彭城之圍

鄬之會齊又不來則知齊雖名為從晉而其實有貳晉之心也逮三年晉已得鄭故大合諸侯盟于雞澤以結鄭之好而陳侯使袁僑如會遂以諸侯大夫共盟袁僑夫陳之比楚久矣唯重耳定霸于城濮始來會盟自後一於附楚雖間從晉好不旋踵而叛之則晉之得陳尤難於得鄭也今悼加兵於鄭僅得就盟於陳不舉一戰乃能使慕德悅義背強楚而即中國則其霸業之強殆不減於重耳焉若此者悼公服陳鄭之績也雖然陳之

勢不與鄭等葢其地遠國弱脅制於楚雖中國盛強可使暫來而不可使久故鄭可爭也陳不可得也五年晉尋戚之會合十四國以戍陳未幾而楚師伐之晉侯雖以諸侯之師戮力救陳而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盟會矣非悼公德不足以懷之強不足以服之葢其勢不可也楚既得陳復欲爭鄭故八年晉侯會諸侯于邢邱左氏謂鄭伯獻蔡捷于會遂親聽命故是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之討其侵蔡也鄭懼楚之伐遂與楚平

故九年晉侯合十一國以伐鄭鄭又克復於是同盟于戲盟會方罷楚復伐鄭鄭人又與楚平是以十年楚鄭連師伐宋而晉侯合十二國伐鄭以報之遂城鄭虎牢二年城虎牢而鄭服此年戍虎牢而鄭不服故城虎牢則不繫之鄭戍虎牢則以鄭言之蓋諸侯與楚爭久矣自襄二年至于此年鄭凡再服而再叛始也諸侯大夫城虎牢而鄭服今以十二國之師重兵戍之而不能得鄭是諸侯之無能也故虎牢雖諸侯所戍孔子還繫之

鄭蓋譏之也至十一年鄭師師侵宋晉以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鄭雖受盟旋以叛晉故與楚子伐宋而晉侯又以諸侯伐之會于蕭魚鄭始服也至此蕭魚之會鄭凡三服而三叛自是一服之後中國能有鄭二十年蓋自二霸以來服鄭之功未有若此之懿也夫言伐而復言會者得鄭伯之辭也故下文云公至自會不以伐鄭致文云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其得鄭可知矣然既得而不以盟結之乃獨書會者蓋九年戲之會是年亳

城比之盟非不盟也然其反側之心雖盟無益今鄭知楚不足恃而堅從晉好不假盟約故特會之而已若此者悼公服鄭之績也　夫楚已懼矣鄭已服矣為晉之敵者惟秦而已盖秦晉結怨自襄至悼凡六君矣交兵不息償報無時而悼公於襄十四年服鄭之後使荀偃合十三大夫并力伐秦自此終於春秋秦不復窺晉若此者悼公制秦之績也　是年衛侯不君為甯殖孫林父所逐出奔于齊晉士匄合七國大夫于戚左氏謂謀

定衛也是時衛已立剽晉侯欲討之中行獻子曰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不如因而定之盖使衛侯無罪而見逐則剽不可不定衛不可不討今衛侯得罪於衛自取奔逐之禍則立衛剽而安諸侯可也若此者悼公定衛之績也至若強吳則自厲公之時與之會于鍾離悼公繼好凡三與吳會襄五年晉侯合十四諸侯於戚吳人聽命於會夫吳負夷狄之性強狡獪狠不易制也今兹遠慕中國來會諸侯非悼公威命足以制之也故

聖人於此特書吳人所以進之也十年晉侯合十一諸侯會于柤左氏謂吳子壽夢也於是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遂滅之而戌偪陽乃與宋公偪陽中夏之微國也夫遠會強夷以滅中夏之微國此則悼公之罪也至十四年晉士匄合十三大夫會吳于向左氏謂吳告敗于晉為楚敗會于向吳謀楚也范宣公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攷之經楚伐吳在襄三年距向之會踰十年矣何為至此始會晉以謀之以吳之強中國諸

侯猶憚而從之何畏楚哉左氏之說似未安也雖然吳者楚之仇讎而中國之聲援也故中國得吳可以鉗楚之暴而吳楚交横則中國益微而夷狄益盛矣然則晉凡三會強吳進不與之結盟退不與之攻伐特為會以禮之誠得所以權時之宜而以霸主臨帥諸侯而往會焉亦足以傷中國之衰微也夫悼公盟諸侯者三莫盛於三年雞澤之盟會諸侯者八莫盛於五年戚之會伐國者六莫盛於十一年伐鄭之役欲觀晉霸之盛即此

三者可以曉然矣

平公名虎襄十六年立昭十年卒在位二十六年

平公在位二十六年即位之初承悼公之烈鄭已服從中國故侵伐罕見惟齊背好數與魯仇衛邾皆一叛盟會伐曹伐魯而衛且有弒君之亂故見於經者時有執伐之文自襄二十年以後大夫交亂無國無之自二十七年以後夷狄侵中國之柄浸逞殘暴是時晉雖有盟會以親諸侯而與夷狄狎主夏盟混然無别至昭二年

以來則諸侯各救國亂不暇相攻而中國之盟會寂然不復講矣嗚呼悼公之業一跌不復晉主諸侯使衰亂至此豈非平公之罪哉請總其事而言之　襄十六年平公始即位合十一諸侯會于溴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以魯故也盖悼公時邾莒數侵魯境襄八年莒伐魯十年十二年又伐魯十四年侵魯十五年又伐魯魯與邾莒常與會盟服從中夏而邾莒背盟棄好敢陵大國故平公於此執之然而邾莒既預盟會退復執之非

所以正其罪也執而以歸不歸京師非所以尊王室也至十七年經書邾子貜且卒則知前年晉執邾子尋已赦之故也邾人不悛是年冬復伐魯南鄙故十九年祝柯之盟晉執邾子以討其罪自是之後不復加兵於魯矣

齊以十六年伐魯北鄙十七年兩伐魯十八年又伐之衛以十七年伐曹背盟好而尋干戈在諸侯不可不討也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以曹故也是年大合諸侯圍齊以魯故也衛已服罪故圍齊之役衛侯在列

圍齊既終故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以固前好而齊猶未肯服也故經於是年書士匄侵齊聞齊侯已卒乃還彼三傳皆取之是不然宣成而下政在大夫至此而尤專矣故士匄受命以出廢命而還雖有不伐喪之善而墮君之命其罪又有大於此者齊以晉數見伐故十二年澶淵之盟來從晉好至此而齊始服矣然齊至二十三年又復叛晉伐衛伐晉連見於經故二十四年平公會諸侯于夷儀以謀伐齊而二十五年崔氏弑其君以

悅於晉晉侯許之故盟于重丘左氏云齊成故也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孫林父竊邑以叛晉人會于澶淵以林父故謀討衛故彊戚田又執衛甯喜書晉人執得其罪也平公能終始力服齊衛故二十七年衛石惡受宋之盟二十九年齊高止與城杞之役皆從晉好莫有攜貳則齊衛於此又復矣　許雖小國常叛中國之盟會在襄三年悼公嘗一伐之至十六年許欲叛楚遷于晉許大夫不可左氏云故荀偃帥五國之師伐許討其

不遷也凡此數者皆平公晉中國而正諸侯之事也然晉為盟主崔氏弑君以求成平公不能討治其罪而受賂於亂臣之手苟欲其服降而不顧名義之重何以合諸侯哉逮衛之亂雖能執衛甯喜而受林父之竊邑則仇甯喜者非討其弑君之罪盖討其伐孫氏也事見前於齊則苟悦其服於衛則苟利其邑區區糾率諸侯為不義之舉則晉德至此尤衰矣夫崔氏負滔天之惡人所弗容林父有叛君之罪宜誅戮不貸者也晉不能討

反嬖寵之以臣忘君是長權臣之禍亂也　盖自襄二十年大夫專恣奔亂浸不可制故經書大夫之事或殺或奔或叛比國皆然二十年蔡殺公子燮公子履奔楚三十年蔡世子般且有弑君之亂二十年陳侯之弟奔楚二十三年殺兩大夫二十四年陳宜咎奔楚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公子留奔鄭陳殺公子過二十一年邾庶其以邑奔魯二十三年邾畀我奔魯二十一年晉欒盈奔楚二十三年入於曲沃二十二年楚殺

公子追舒昭元年楚公子比奔晉五年楚殺大夫屈申襄二十三年曾臧紇奔邾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二十八年慶封奔魯二十九年高止出奔北燕昭十年欒施奔魯襄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二十七年衛殺甯喜衛侯之弟鱄奔晉二十八年石惡奔晉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鄭良霄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之昭二年鄭殺公孫黑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

與出奔吳昭五年莒牟夷以邑奔魯秦伯之弟鍼奔晉六年宋華合比奔衛凡此者上自天王次及盟主下至小國權臣起亂莫此為甚原其禍端葢起於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政在大夫諸侯會而大夫盟也晉宗諸侯平公方立不能一正綱維而使權移臣下故數十年之間權臣之亂所以相尋而作也襄十七年宋華元奔陳十九年齊殺高厚鄭殺公子嘉雖有大夫之亂未始如二十年後之甚耳由是楚人乘間得逞故二十七年晉楚

會諸侯于宋晉與楚敵國也前此有征伐而無會盟盖中國諸侯倚晉為重賴以屈服強楚不使與中國之禮文也今晉不能服楚既合諸侯大夫同會又復與之結盟則中國之衰夷狄之強可知矣故二十八年書魯公如楚以見中國諸侯莫不朝於楚矣三十年書楚使薳罷聘魯以見中國諸侯莫不受其聘好矣是以昭元年晉楚大夫會九國大夫于虢昔之從晉者今轉而與夷狄交至昭四年楚遂得專制諸侯之會合十三國于申

而堂堂之晉於此蔑聞矣楚得肆其暴横遂因會而執徐子因伐吳而殺齊慶封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又以諸侯滅頼五年復以諸侯伐吳八年滅陳殺陳行人于徵師陳孔奐執公子昭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制於夷狄之手而晉及諸侯不復盟會之好是見中國不振喪亂日甚幅裂横潰權在夷狄於斯時也天下知有强楚而不知有晉也故平公之盟五止於襄二十七年為會六止於昭元年侵伐圍各一止於襄十九年自是而

降天下紛紛權臣蠱其內夷狄擅其外如前之所云云中國之氣不可望其復奮焉以春秋之法責其禍首皆晉平之罪也嗚呼悼公之賢其興也如彼平公之昏庸其衰也如此舉天下之盛衰繫於一晉而一晉之強弱繫於二君彼紹霸業為盟主者且猶若是況後世有天下者可不鑒其覆轍乎平公之盟五自溴梁止於宋是也會六自商任止於虢是也城一杞是也攷之經襄十六年平公會諸侯於溴梁戊寅大夫盟執莒子邾子以

歸按三年雞澤之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至溴梁則尤甚矣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大夫無諸侯故也　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即十八年圍齊之諸侯也於是執邾子討其伐魯也二十八年合十三諸侯盟于澶淵左云齊成故也齊始與晉平　二十五年盟于重丘左又云齊成故也蓋齊二十三年背晉之好伐衛伐晉二十五年伐魯晉合諸侯

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諸侯許之遂同盟于重邱莊公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也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信討何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曰殲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氏之弑以著其惡焉　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會諸侯大夫于宋左氏云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于楚子木欲弭諸侯之兵者楚許之故名諸侯而為此會復與之盟故經於會宋之下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然晉不能制楚

反與盟會使得誘諸侯而制之則中國之衰前此未之有也凡此五者平公之盟也　襄二十一年平公合諸侯于商任左云錮欒氏也葢是年欒盈奔楚恐復奔諸侯為晉之患故為此會使諸侯不得受也　二十二年合十二國諸侯會于沙隨左云復錮欒氏也於是欒盈在齊齊侯在此會明年遂棄好伐晉則知欒盈有以間之故也　二十四年合十二國諸侯會於夷儀謀伐齊也　二十六年曾襄會四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井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會也葢是年衛甯喜弑其君剽納衛侯衎攻孫氏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故晉趙武為此會以討衛也　三十年晉人會十一大夫于澶淵宋災故皆稱人左云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卿不書無信也　昭元年晉趙武帥公子圍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左云尋宋之盟也凡此六者平公之會也　襄二十九年晉荀盈會十一大夫城杞左

云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夫合諸侯以公救諸侯之急盟主之事也今平公私杞而役諸侯以從其命則何以使其懐服者哉凡此者平公之城國也

昭公名夷昭公十一年立十六年卒

晉自平公時昭公元年會楚于虢其後楚靈横制中國諸侯無會盟者十年昭公繼立務親諸侯故即位之初為會厥慭者一同盟于平邱者一而晉德既衰楚益暴横諸侯貳晉故自平公一盟之後諸侯無盟會者又十

一年雖鄭已服從中國無他侵伐然楚之陵蔑諸侯肆其毒噬非不虐也使晉能與楚爭則必帥諸侯之師捍其驕鋒使之狼顧脅息不敢復逞今昭公在位坐視陳蔡之夷滅而不能援師一救徒加兵於鮮虞同姓之國則晉之衰弱可知矣請攷經而備論之 昭十一年晉韓起帥七國大夫會于厥慭左云謀救蔡也蓋是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公子去疾帥師圍蔡故韓起為此會謀以救之然而中國既衰力不敵楚徒為是會

而不能救故是年冬經書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見中國之無能而愈增楚子之驕暴也　十三年晉侯會劉子合十四國同盟于平邱左云晉成虎祈左傳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召會合諸侯於平邱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告於齊齊人懼遂同盟于平邱齊服也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晉侯不見公故經書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邾莒也夫自襄二十五年重

邱之盟至此平邱之盟中國不尋盟者十九年今晉昭一旦致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非能示威於諸侯也盖乘楚靈弒逆之禍爾雖乘其禍而晉實不能伉楚則上會王臣下合諸侯雖盟會之好其實無益也公不與盟者晉侯不與公盟也晉侯與公同事而不同盟又執意如以歸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訖召陵定四年諸侯不出者二十四年至如鄟陵之會晉不主盟則不足以宗諸侯昭二十六年十二年書晉侯伐

鮮虞稱國伐者狄之也楚靈公於滅陳蔡晉不能救其惡已甚今又與楚交伐同姓之國此夷狄之道也故於此狄之十五年荀吴帥師再伐鮮虞此不狄之者義已見十二年也夫襄二十五年重邱之盟皆稱諸侯之爵自爾澶淵之會宋之盟城杞之役又三十年澶淵之會皆大夫主之諸侯不見者十九年至於平邱之盟諸侯幸一見經然攷其前後會盟大抵多出於臣則知平昭之際中國之禍非特遠在夷狄而近在於大夫者尤甚

也嗚呼惜哉

頃公名去疾昭十七年立三十年卒

頃公在位十四年盟會侵伐特少於羣公蓋盟以結信會以合好侵伐以救患討貳皆盟主之事也然當晉盛強德禮威刑足以制服方國以命則從以討則正此盟會侵伐所以協力同心而不廢逮頃公時承平昭之後浸以衰微頹波至此橫潰莫救諸侯各有貳心而晉之命令不足以攝威之是以四者所書寥寥不見於經雖

僅有之然出於勉焉故盟不足以為盟會不足以為會侵伐不足以為侵伐用見晉之季世德衰不延區區自正其國之不暇又何以主諸侯哉今攷其事而詳之

昭二十五年晉趙鞅會九國大夫于黄父左氏謂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盖二十二年王室有子朝之亂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翟泉是會之後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攷經之前後則左氏之說似可信也當是時晉已失諸侯欲以大

義令之覬其歸心故假王室之亂而為此會耳然勤王室者諸侯之任今大夫專之則知列國諸侯太阿之柄久已奪於臣下矣　二十七年晉士鞅會五大夫于扈左氏謂令戍周且謀納昭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不克納昭二十五年孫于齊夫以晉德不競大夫專權黨私背義以貨自污坐視諸侯之出逐而不能納之則滔滔天下非諸侯之國皆大夫之國其國也且黄父及此兩會齊皆不與而黄父之會從

晉者九國今此從晉者五大夫盖知項公不君莫能致齊而恃晉者尤寡矣　自是訖無盟會而侵伐之事特兩見經一以滅陸渾之戎一以圍周之郊而已雖然晉之衰弱若此之甚而强楚不乘其勢殘暴諸侯何也盖有吴以為之敵也時陳蔡頓胡沈許皆為楚所有不復覬心中原而又强吴奮起浸以病楚故昭十七年楚人及吴戰于長岸二十二年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滅胡沈獲陳夏齧皆楚之屬國也為是楚不敢暴

橫中國而諸侯得以少休然則中國之有吳雖夷狄迭盛可傷葢亦一時少假其力也

定公名宋昭三十一年立未卒而春秋終

晉自定公衰弱尤甚前乎平昭頃三公雖不能力強霸業然諸侯猶與晉同好未敢相侵若敵國然逮定公時內則大夫叛亂外則諸侯見伐至若城周之役侵楚納衛世子之師似皆近於正者而詳攷其故實皆衰亂之舉也請備載其事而言之　昭三十二年書韓不信帥

十大夫城成周者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諸侯戍之至此王使如晉請城成周以無勤戍人故晉合大夫城之然天子微故諸侯不城京師而大夫城之是天下無諸侯也故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不與大夫城京師也然則城周雖曰美矣而權在大夫是尤見其衰亂也　定四年晉侯合十九國於召陵侵楚者楚與吴為讎敵吴方盛强楚人憚之故晉侯挾吴之强乘楚之衰大合諸侯以侵楚蓋蔡許頓胡其臣服於楚久矣而晉不能伉

楚亦久矣今臣服於楚者反從晉以侵之而晉侯一旦能合諸侯以兵楚用見楚方病吳故諸侯乘其勢耳夫假吳威強以伐人固已可恥猶不能戮力一戰破其城邑使殄滅無餘以快天下之心徒耀師召陵輕侵而退則晉之無能可知矣然則侵楚雖曰美矣而不能成服楚之功是又見其衰亂也

哀二年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夏四月衛靈卒衛人立輒輒蒯聵之子故晉帥師納聵于戚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

於衛也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今輒已立而經於納奔皆稱世子者蒯聵當嗣輒貪國叛父逆亂人倫以滅天性孔子正其名以書之也則晉納蒯聵於名義為得正矣然以晉大國兩舉得義而卒不克納尚何以長中夏哉然則納蒯聵雖曰美矣而力不足以納之是又見其衰亂也蓋當是時内外多虞晉之所以為晉日趨於亡故定十三年書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繼書趙鞅歸于晉前此襄二十

一年欒盈奔楚二十三年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經不書以叛者晉之威刑猶足以制之也故於是年冬書晉人殺欒盈見君之威刑足以制之也逮此趙鞅荀寅士吉射特變文以叛名之又書趙鞅歸于晉而無執殺之文如殺欒盈者知君之威權奪于鞅于或叛或歸莫敢誰何此則在内之亂也　定八年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者定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又書齊衛盟于沙是衛鄭兩國已附齊而叛晉故鞅於此侵之又於十年趙

鞅帥師圍衛然皆不服至哀六年齊侯衛侯更連師伐晉二年晉趙鞅及鄭罕達戰于鐵盖知晉之不足懼也晉為是交怨愈深故哀五年趙鞅伐衛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復侵衛而三國終不服夫齊為春秋强國猶時敢抗晉衛則附晉為多鄭雖數叛晉從楚未嘗敢與晉戰也齊衛交兵于晉而蕞爾之鄭且戰于鐵以爭兩國之勝負則晉之衰弱至此極矣此又在外之亂也夫衰亂如此不能爭所必爭而獨

用師于鮮虞故定四年晉士鞅帥師伐鮮虞五年圍之哀六年又伐之是猶豺狼橫道避而不顧而竭力於雀鼠之微也觀其盟會之事曠然不講獨定四年盟于皐鼬此特侵楚而為此盟也皆不聞大合諸侯尋盟修會以固中國之好如曩時者蓋諸侯不親則晉雖為此勢所不可惜乎文公顯顯基業至定公而墜地中國復何所賴哉宜乎聖人傷之而絶筆於獲麟也自是之後荀范諸卿因邯鄲午之難首倡禍端共伐晉陽賴韓魏以

趙氏為請范中行氏為國人所逐遠奔陳恒三卿分晉之勢成矣雖强横貪暴尚有智氏然襄子嗣位深惎而痛惡之廹乎二卿水火互相吞噬智伯之不悛本不如趙襄之能忍而又韓魏倒戈共起而制其後雖欲不令漆頭為器不可得也而唐叔之參虚遂瓜分而為三矣何待遷俱酒為家人始見三家之鼎盛哉

晉大夫

晉自曲沃始盛人才輩出公族為尤著焉見於傳文者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其首也桓公之世有師服欒賓韓萬欒共叔諸人莊公之世有士蔿游子富子諸人閔公之世太子申生伐皐落氏有里克罕夷先丹木先友狐突諸人然皆不見於經見於經者有若荀息丕鄭父始以見殺書皆不以盟會侵伐得書於經也歷惠至文經皆書晉侯晉人亦未有以名氏見者逮襄公即位文二年始書處父盟會自是以後大夫專盟會侵伐不可勝舉皆自襄公之作俑也當是時處父盟曾文公伐楚救江士縠

盟三諸侯宋陳鄭顯然稱名於册書於是盟伐之柄得
專於臣下矣　靈公驕淫不君未嘗出預國事皆其臣
下專之故扈之盟書晉大夫衡雍新城之盟書趙盾承
匡之會書郤缺伐蔡入蔡亦書郤缺救陳書趙盾侵崇
書趙穿其他或稱人或稱師曾無晉侯之舉是見主威
奪而權臣僭盖尤甚於襄也　成公在位不久治亂無
可攷然懲靈公之惡兩會諸侯皆身親之如趙盾侵陳
荀林父伐陳郤缺救陳不過總偏師以當危事此亦臣

之常職未若專盟會之僭也　景公興衰植仆爵見經者居多雞邲之戰書荀林父鞌之戰書郤克伐廧咎如書郤克侵蔡書欒書伐鄭書士燮伐鄭書欒書合諸侯而大盟會則非諸臣所得預　厲公强愎不仁阻兵安忍固非晉之賢君然權綱不移於臣凡盟會侵伐所以營中國而長諸侯者多出於已惟三乞師成十三年郤克十六年欒黶十七年荀罃兩盟會成十年郤犨來聘及曾盟十六年行父及郤犨盟經書大夫盖乞師與國

非大國之君所躬為者而成十一年郤犨因聘魯而盟十六年犨以晉卿盟魯卿不過魯欲結好於晉而勢不敢與晉侯伉故因聘而結盟遣上卿而盟晉卿適魯侯事晉之勤非晉大夫專盟之過也至鍾離之會士燮合六國大夫以會吳此葢不以諸侯屈於强吳猶未至於甚專也悼公興霸服陳得鄭功烈固亦美矣而當時列國大夫各擅其政植黨比私勢焰愈熾悼亦因仍不革雖功烈可紀而弱於威制故大夫專恣遽甚於前者由

悼公之起也大夫襄元年欒黶合八大夫圍宋彭城二年荀罃會五國大夫于戚冬又會九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十四年士匄合十二國大夫會吳于向荀偃合十二國大夫伐秦士匄合六國大夫于戚類皆總諸侯之師主會伐之柄非專恣而何三年雞澤之盟又其甚者諸侯失政蓋始於此矣夫悼公同盟於雞澤既而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既盟則袁僑如無盟可也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盟是大夫强而諸侯始失政也為悼意若

曰陳侯使袁僑來非盟無以結之徒知急於服陳而不知盟以結信國政繫焉是得一陳而失諸侯之政也平公繼世國勢浸微即位之初會于溴梁諸侯會而大夫盟則其政在大夫又有甚於雞澤之盟也盖雞澤之盟諸侯猶有盟也又稱諸侯之大夫則猶有諸侯之辭今諸侯為會而大夫結盟且直曰大夫盟不復書諸侯之大夫無諸侯故也至二十七年趙武合八國大夫于宋遂盟于宋復繫之諸侯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不與大夫

無諸侯者孔子傷天下之亂疾之甚也自是以前十六年荀偃合三大夫一諸侯伐許十九年士匄侵齊廢命而還士匄會叔孫豹于柯雖曰大夫之專而諸侯會盟猶屢見於經自是以後諸侯尤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持之故二十九年荀盈合十國大夫城杞三十年晉人合十一大夫會於澶淵昭元年趙武會十大夫于虢諸侯莫有見者是知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主於大夫故也　昭公承衰微之緒享國不長事罕見經而

十一年韓起會七國大夫于厥慭是亦悼平之故風也然猶能糾帥諸侯盟于平邱　至於頃公則未嘗親出盟會昭二十五年趙鞅會九國大夫于黄父二十七年鞅會五國大夫于扈皆屬諸臣則其衰削殆有甚於昭公矣　陵遲至於定公顛危弗持將剖分於卿之手雖名陵之役黄池之會兩見於經而侵伐之事大抵皆六卿專之故昭三十一年荀躒會季孫意如于適歷夏唁昭公於乾侯此則知荀氏之專也　定四年士鞅伐鮮

虞五年圍之八年侵鄭遂侵衛十三年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此則范氏之專也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合十三國大夫城成周此則韓氏之專也　定十三年荀寅入于朝歌以叛此則中行氏之專也　定十年趙鞅圍衛十三年入于晉陽以叛復歸于晉哀六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及鄭師戰于鐵五年伐衛六年伐鮮虞十年侵齊此則趙氏之專也　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三年復侵衛此則魏氏之專也　凡此六卿磨牙鼓毒各有

吞晉之心外則諸侯已離内則權臣僭叛定公於此魯不一舉手焉晉雖强曰晉其實六卿之有也聖人筆削之際蓋不忍言所以絶筆於獲麟也晉自獻惠文公則國政一出於君故經於盟會侵伐無書卿者襄靈成景厲公則國政漸奪於臣故經書侵伐會盟多主於卿自悼以來國政一委於大夫故末流尾大之患卒致滅亡不可復救然則人君威福之柄可不戒哉

春秋比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比事卷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謄録監生臣李維翰

春秋比事卷七

宋　沈棐　撰

齊

世家

按史記世家武王平商封太公於齊營邱東太公脩政於齊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都營邱自太公至哀公凡五世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徙都溥姑哀公母

弟殺胡公自立是為獻公徙治臨淄自獻公至僖公祿父凡七世而入春秋蓋隱三年也自僖公至簡公終春秋之年傳祚十四君合二百四十二年今攷其行事見於經者次諸公論之

僖公名祿父惠公二十九年立桓十四年卒

齊自太公之興在春秋最為強國僖公當隱公時連結諸侯務為威強故三年盟鄭伯六年盟魯公八年盟衛侯人盟宋公相與同心協力以安社稷然其盟好之情

不能相保一旦務利忘義則棄禮文尋兵革怨連禍結轉為讎敵故隱八年與宋盟而十年伐宋六年與魯盟而桓十年十三年與魯戰隱三年與鄭盟而桓十三年與鄭戰其間終始相好不加兵侵伐者惟衛國而已故隱八年與宋盟桓三年胥命于蒲十年戰魯于郎十一年又盟十三年戰魯鄭紀三國皆與衛同其好惡而不至反覆也夫魯宋衛鄭諸國其交兵多矣此伐之彼必報之興兵報復不能相下以其勢相抗也惟齊視諸國

最強故在僖公時毎連諸侯以伐人而未聞諸侯敢連兵以伐之者盖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威勢之強足以凌蔑諸國故非特背好結怨與四國為敵而弱小之國亦屢被其患是以隱十年入郕十一年入許桓五年如紀其凌暴小國若此其甚也嗚呼質子始交而交惡口血未乾而背盟春秋之世與國一也而齊紹太公之裔領袖當世為諸侯之所倚重使僖公能以信義撫大邦以仁義交小國糾合同盟藩屏王室其誰敢不聽不務

為而逞其威勢欲以自強遂使諸侯稱兵相伐紛然四起無復忌憚則僖公其禍亂之首歟

齊僖與紀始終

按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左氏謂欲以襲紀紀人知之當是時齊鄭交好故鄭附齊圖紀而魯與紀婣國也魯以十年郎之戰與齊鄭棄好至十一年鄭莊公卒厲公立鄭始與魯結盟于武父故十三年桓公連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蓋鄭始與齊好則附齊以謀紀及與魯

平則連紀以讎齊是齊紀之相讎鄭未嘗不與也及齊僖公卒襄公即位桓十五年魯會齊侯于艾魯於是好齊仇鄭故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盖紀魯同心魯與齊平則紀亦與齊平矣洎桓公以姜氏之亂見弒於齊齊魯復為讎齊既讎魯則滅紀之心無復假借故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郱鄑郚杜謂徙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言以師遷見齊以兵威逼脅而彊遷之也紀既受制於齊不能自安其國故三年之紀侯之弟季以酅

入於齊為齊附庸之國先儒謂季以邑入齊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書字以貴之是大不然夫酅紀侯邑非季所得專也今季雖削弱而紀侯猶在季安得挈而與人哉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而齊遂并紀夫并人之國取人之地齊襄固不容誅然使紀侯亡國者實季之罪也不言滅者齊未嘗加兵於紀由季以酅入而紀侯自去所以重季之惡也公羊謂襄公復齊之讎葢附會云耳

襄公名諸兒僖十五年立莊八年無知殺之

襄公之惡罪在不赦者有三通文姜以亂大倫一也貪土地而滅紀國二也拒王命而納衛朔三也南山之詩也曰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夫襄公以國君之尊而為汚行上悖天理下滅人倫使桓公見賊於彭生以起兩國之害按其罪雖裂肝碎首未為過也時無王政九伐公法不加焉使如襄公之惡尚能有國數歲始見殞於國人亦可為太息矣春秋之法罪莫重於滅國蓋以兼并其土地戕乂其民人為惡之甚者也況自入春秋諸侯

未有滅國者自襄公作俑於紀使紀侯亡宗廟社稷播越於外不得祀其先君襄公忍為殘暴而莫之恤自是春秋諸侯例以滅國為常非公其誰啓之歟衛宣無道嬖寵殺適伋之死也朔實造之則朔得罪於衛其不當立明也宣公既没朔偃然自立得志於衛者五年洩職知義所在立黔牟以奉康叔使衛統復正則黔牟之不當廢亦明也朔不當立黔牟不當廢襄公利衛朔之附已乃會諸侯之師拒天子之命伐而納之豈惟紊亂大

義明教所不赦哉盖亦蔑有周室矣故等諸侯之罪則齊為重魯次之諸侯又次之而朔之惡有不足論焉嗚呼人倫不可紊也而襄公亂之敵國不可陵也而襄公滅之王命不可奸也而襄公拒之犯此三惡則何以紹祀太公雄長諸侯乎其不能令終宜矣

桓公見二霸

孝公名昭僖十八年立二十七年卒

按左氏齊小白夫人無子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宻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小白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姬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子皆求立小白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無虧孝公出奔宋僖十八年宋公以諸侯伐齊立孝公四公子之徒拒之宋遂戰于甗齊師敗殺無虧故宋襄公立孝公而還夫有嫡則立嫡均庶則立長此古今通義小白無嫡六子皆庶而無虧出

於衛姬為羣庶之長以義正之則無虧當立明矣小白惑於私嬖始屬孝公於襄公又許易牙以管仲之賢不能斷以大義卒致五公子之亂而齊之禍實小白管仲啟之也及孝公旣立二十一年與宋襄公盟于鹿上是時宋楚爭霸故宋襄邀二大國主盟鹿上而宋楚二君霸業未定孝公未敢背宋而奉楚也至二十一年盂之會二十二年泓之戰敗宋師中國之勢已在於楚而宋不足恃孝公於是始伐宋圍緡以讐宋恩楚矣夫宋襄

公天子之上公而楚夷狄也孝公之立出於襄即位之初既不能伐楚以繼小白之業又不能輔宋襄以酬定立之恩乃忘德背義棄華即夷使先君之功一旦墜地可勝歎哉

孝公與狄終始

小白興霸天下賴之聖人許焉以其當狄人暴強之時而能糾協諸侯摧強暴之鋒振中國之氣是可嘉也自孝公起狄之禍齓之役求救於狄且與之結盟僖十八年

狄救齊二十年盟自後狄恃其功侵犯不已僖三十年三十三年文四年九年十一年宣三年赤狄四年狄蓋夷狄不可與之共功與之共功則終受其禍孝公即不能攘之却之以紹先君之烈復啟其貪惏貽患子孫使霸業不能競惜哉

昭公名潘僖二十八年立文十四年卒

晉文公事見二霸例齊魯事見魯公例

懿公名商人文十四年立十八年齊人殺之

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小白之子昭公弟也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弑舍而立其兄元元弗受及商人自立元不順其政後五年齊邴歜之父弑商人齊人立公子元經曰齊人弑其君商人稱商人者以見商人篡弑自立國人不與也夫齊自小白之沒歷孝至懿凡三君或以戰伐立或以篡弑立皆起於小白之沒不正故互相攘奪不勝其禍然昭公之時

商人驟施聚士逆意已萌而公不早圖之養就其惡卒至殞斃則昭公之死蓋亦自取之也嗚呼商人弑君攘國逞志於齊自謂長有封土無敢睥睨者然而數年間見殯僕乘身位兩亡蓋善好還事每若此悲夫說者謂晉主盟中國諸侯之所倚仗也齊國之亂兩君被殺曾未嘗求救於晉晉亦莫之救何耶蓋當是時晉靈當國昏暗不君自不免於趙穿之難安能救恤他國以振盟主之威哉

惠公名元宣元年立十年卒

與莒國終始

惠公在位十年事鮮繫於他國惟魯以娶婦取田交際為多已見齊魯例文十年書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崔氏亂齊事始於此禍雖起於惠公而崔氏之出惠公已没亦移之於齊大夫例惟齊伐莒自惠公後屢見於經遂次其事而論之考之春秋曹滕邾莒以下皆小國也然各有係屬邾係魯許係鄭曹係宋其所以被伐者不過

其奉事之國也惟齊與莒亦然按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蓋莒魯又同信好至宣公始加侵伐故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伐莒自是魯無讐莒之文而齊每加兵於莒矣故十三年齊師伐莒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二十四年齊崔氏伐莒昭十九年齊高發伐莒二十二年齊侯伐莒蓋次宣至昭伐莒者六雖宣十七年馬陵之盟服晉以結盟好而終不免齊之侵伐蓋其壤地相接齊之強盛足以控其喉襟也然

齊自僖至懿更歷數君非不逞威小國而經無伐莒之文至惠公始云者蓋齊魯交結久矣而莒魯之好前此未嘗替也魯既事齊則齊故重於侵莒至是魯公平莒及郯莒人不從其請兩國之好始相攜貳魯既連齊以伐莒則齊乗魯之意稱兵於莒者勢使然也雖然使齊侯能懐柔小國終始不變聚向之役以大義規魯使其悔禍於莒降心相從則惠公之德亦美矣哉

頃公名无野宣十年立成九年卒

齊晉相雄久矣景公紹晉霸業未衰而齊至頃公國勢浸弱魯衛諸君皆附晉背齊敢從晉以征伐也故宣十七年晉侯為斷道之盟使郤克請會於齊齊使婦人觀而笑之克怒誓欲報齊使欒京廬待命於齊而歸自是伐齊之役鞌之戰皆郤克主事此齊晉交怨之由也故十二年書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成二年魯四大夫合四國伐齊齊師敗績衛以附晉為斷道之盟故成二年衛孫良夫戰齊於新築魯亦附晉取汶陽之田故是年四

大夫戰于鞌蓋是時諸侯從晉齊師㳟寡故敗鞌之後遣使請盟晉侯許之自是終成之世齊不復加兵於魯則其懼晉可知矣噫齊霸之衰其基於此乎

靈公名環成九年立襄十九年卒

齊自晉重耳沒罕從晉好至頃公時鞌之戰敗于郤克請盟衣妻遂聽命於晉自成五年蟲牢之盟至襄十四年伐秦之役凡盟會征伐從晉者二十八年其間盟者九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襄三年雞澤九年戲

十一年亳城北凡九會同者六成十五年鍾離襄五年戚八年邢邱十六年沙隨襄十一年蕭魚十四年向同伐者十一成八年伐郯十六年伐鄭十三年伐秦十六年伐鄭襄九年十年十一年伐鄭十四年伐秦又伐鄭同救者二成七年救陳鄭襄三年救鄭城者一襄二年虎牢皆附從盟主以正中夏却強楚也及襄十五年晉悼即位平公嗣立齊侯乘間復叛屢與魯仇故四年之間侵伐魯鄙者凡六盖魯背齊事晉齊蓄憾已久賴景

公一戰兵威足以折之而厲公悼公或以威强或以德義皆能制齊而魯賴以無恐一旦乘悼公之亡遂憾於魯矣平公憤齊之横欲總前烈以撫諸侯是以襄十八年合十二國之師同圍齊十九年率諸侯為祝柯之盟是時晉雖强而齊猶未服故衛孫林父晉士匄復帥師以侵伐之逮靈公卒莊公光立齊始服從晉矣然方齊未叛晉之初其聽命於會者自虛朾之盟以後或崔杼或世子光或齊人皆不書齊侯何也按世家靈公十年

晉悼伐齊齊令世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公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于鍾離蓋當時世子光在晉故晉合諸侯皆光攝齊事光既在晉齊無監國則靈公不敢親往宜矣是以或遣崔杼或遣齊人間見於經也嗚呼齊國之强不逮晉久矣為靈公者能崇德義修政刑使諸侯服從以勝晉則可不然則事之可也既不能强又不能弱而乘間抵巇乍叛乍服自取危辱亦謬矣哉

莊公名光襄二十年立二十五年崔杼弑之

莊公鑒靈公之失畏晉見伐即位之初首從晉盟故襄二十年澶淵之盟二十一年商任之會二十二年沙隨之會齊皆與焉及晉有欒盈之禍莊公於是伐衛伐晉既讐與國又虐盟主復失晉國之好故魯仲孫羯帥師侵齊以為晉之犄角葢方莊公初立國有子牙高厚之難懼晉來問侵伐不勝其患故勉從盟好以紓目前之禍及國難畧平於是因晉之隙敢肆傲侮而復賈怨於晉矣按左氏莊公為勇爵以登勇士作先驅之屬以任

武功故晏平仲數之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用是知莊公崇尚武力不修禮義故結怨大國曾莫之恤殊不知國勢已頽諸侯離叛非可以力爭也然莊公雖逞志於晉卒不能成尺寸之功身没之後子孫不免屈膝受盟脅制强國則侵伐之事果何所恃哉

按世家初靈公取曾女生子光以為太子戎姬生子牙姬嬖請牙為太子公許之遂徙光於東垂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即位

殺子牙崔杼殺高厚此崔杼立莊公之實也按左氏崔杼娶棠公妻莊公通焉崔子怒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弒公以說於晉莒子朝齊公享之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崔子遂弒公此弒莊公之實也夫崔氏弒君傾國其惡固不容誅然方靈公之嬖戎姬欲立子牙崔子能明大義迎公於外立以為君其始非不正也而莊公淫亂不道乃通其室家卒致殞身失位蒙不朽之恥非其自取之歟雖然齊十四君其被弒者五無知弒諸兒商人

弒舍邴歜閻職弒商人崔杼弒光陳乞弒荼其禍皆起於當時之君溺愛寵私定嗣不正故後世子孫擾國竊位互相殄滅為患有不可勝言者夫以小白之賢於此且猶失之而况於庸君乎然則有國家者立嫡定嗣不可不戒也

景公名杵臼襄二十六年立哀五年卒

齊晉兩國相為強弱晉強則齊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齊合諸侯以自強若魯衛鄭諸國則䀡齊晉盛衰而為

向背者也攷之春秋自襄二十九年至定七年則晉之勢未弱於齊自是以後晉國既弱故齊以易晉而敢與抗衡夫何故以齊從叛及魯衛鄭三國之向背而知之按襄二十九年城杞之役三十年澶淵之會昭元年虢之會十一年厥憖之會十三年平邱之會二十六年鄟陵之盟三十一年城周之役定四年召陵之會臯鼬之盟七年殺之會皆晉主會而齊與諸侯與焉則知晉勢未弱齊未敢叛晉諸侯亦未敢遽趨齊也至定七年則

魯衛鄭三國類皆舍晉適齊　故衛自是年齊執其行人侵之遂與晉侯盟于沙牽又會蘧蒢哀元年齊衛伐晉三年圍戚例皆叛晉與齊衛謀而終伐之也　魯自齊莊時仲孫羯侵齊之後與齊為讐故崔杼伐北鄙逮景公立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婼如齊涖盟仲孫貜如齊其後魯昭為季氏所逐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取鄆以居公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兩如齊二十九年又唁公盖齊近魯境故昭公投身於齊仗

齊以復國也至定公七年齊與衛盟相結以圖晉圖晉則亦讐魯故是年齊國夏伐我西鄙公兩侵齊齊國夏又伐我十年始及齊平為夾谷之會齊人歸鄆讙龜陰田十二年公會齊侯盟于黄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終景公之世齊魯衛皆平而始無攜貳也　鄭自定四年召陵之會皐鼬之盟晉會齊諸侯交好至定六年晉使魯討鄭之伐胥靡晉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故晉使魯討之魯於是為晉侵鄭鄭畏魯之患故明

年盟齊侯于鹹盖欲結齊以禦之也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是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盖是時衛鄭皆附齊仇晉故晉侯侵鄭則必侵衛而衛鄭交盟欲一心以固齊好也自定十年齊魯交平之後叔孫州仇如齊明年遂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則魯非特與齊好而鄭之怨亦解矣十四年衛公叔戍北宫結皆來奔是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則魯亦非特與鄭好而衛之怨亦解矣大抵自定公以來魯則附晉以背齊衛鄭則附齊

以讐晉齊會晉則與魯平魯平則鄭衛亦平矣雖然齊晉爭强自前已然而齊未嘗得衛鄭也至是始從齊者蓋由哀定之間頃定當國晉坐六卿之難國勢愈微故景公得以侵權也嗚呼晉雖剖分六卿霸業倒地不可支吾然以景公於齊好宮室聚犬馬窮奢極侈厚賦重刑總攬衆惡無片善之可求處國若此又安能代晉主盟雄長諸侯哉宜其身沒之後傳祚不久而成子得政也

齊燕終始

燕自穆侯按春秋至宣侯當桓十二年及十三年稱人見經自後至百餘年絶不復書逮襄二十九年燕高止出奔北燕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事始復見按孟子載齊人伐燕與經所書前後戰伐奔納之事多為齊國以其地考之則燕僻居北垂連壤戎狄故不與諸侯通而經特書北燕以見其遠且罕見故異之也惟齊受封山東距燕

甚遠而事每相接何哉蓋景公之夫人實燕姬也則齊與燕乃婚姻之國宜其急難相救雖遠必赴此景公時奔納之事所以四見於經也按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以好事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昭三年北燕奔齊左氏謂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奔齊罪之也蓋寵其私嬖而受制臣下至於出奔其惡可知矣燕伯既適齊

是以六年齊侯伐北燕以納之左氏謂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齊侯為是不克納故十二年高偃復帥師納之于唐左氏謂因其衆也夫齊侯之納燕伯禮也春秋之法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溺寵私嬖不能撫綏其臣固不君矣然為大夫者安得犯義奸分脅制人主而使播越於外哉然則齊侯納之誠有得於春秋之法而晏子之言殆非所以戒後世也

悼公名陽生哀七年立十年卒

按左氏并齊世家景公太子未冠而卒庶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逐羣公子於萊景公卒荼立為安孺子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異母弟陽生奔魯陳乞偽事高國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乃殺高昭子使召陽生盟諸大夫而立之是為悼公使朱毛殺安孺子於幕下此悼公即位之實也當悼公時晉已衰弱不能有

諸侯而齊與鄭衛自景公時已相結好齊以晉不足畏而魯可陵也故哀公八年鮑牧伐魯取讙及闡按悼公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魯弗敢與悼公怒故伐取魯之二邑逆季姬而嬖於公故公復歸魯二邑然則悼之不君甚矣以婦人而取魯邑又以婦人而歸之寵嬖私昵不顧禮義則魯雖陽受其邑而陰實有窺齊矣故十年背齊從吳而會吳伐齊齊人畏吳之强欲解國難遂弒悼公以說於

吴故經於伐齊之後繼書陽生之卒盖以其驕淫不君則内外離心宜致難也晉趙鞅秉齊之亂帥師侵齊則齊晉至此盖并弱矣以堂堂之晉前此齊所服從奔走盟會而不敢後今不威齊侯於未亡之前乃乘其喪而侵之則晉之衰微殆反出齊下中國之所畏懼者惟強吴而已是所以為春秋之末流也

簡公名壬哀十一年立未卒而春秋終

按世家悼公卒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簡公元年

忿魯連吳見伐使國書帥師伐魯是年公會吳伐齊齊以吳兩見伐欲與吳爭魯而齊不能敵吳也故吳魯伐齊之後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國書自是而齊之兵威掃地矣故終春秋不復見經天下所知者惟一强吳而齊晉蔑然不得主盟中夏蓋晉雖削弱苟齊侯能修其德政出諸侯以遠紹小白之烈使中國有所倚仗不至于靡然從夷則禮義之柄猶有所持也今晉齊俱弱而强吳方霸中國淪胥逮此而盡此聖人

所以絶筆也

齊大夫

齊大夫見經者十有八人高氏八人國氏五人仲孫湫慶封欒施陳乞皆以見經按左氏傳僖十二年管仲平戎于王王享以上卿之禮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二守國高在則高氏皆天子之所命為齊上卿者也攷其族類書於經者最盛於諸臣高傒以莊二十二年名載春秋閔二年書高子即高傒也其後有高固無咎

辱止偃發張凡七人皆高傒之族也國歸父以僖三十二年來聘書其後國左弱夏書皆歸父之族也仲孫盖公族大夫魯仲孫蔑之稱是也然仲孫高子崔氏皆不以名書褒貶之意義各有在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魯難書曰仲孫嘉之也盖是時魯有慶父之難仲孫能敦睦鄰好遠來勤恤雖非君命而義有可嘉故特不書名二年齊高子來盟杜謂齊侯使來平魯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盖是時閔公被弑慶父出奔成季立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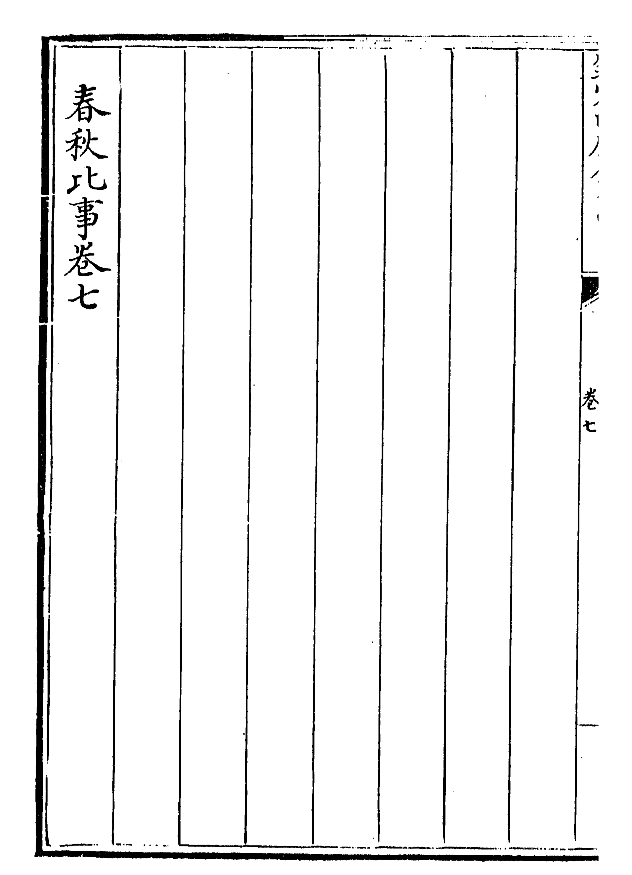
僖非正子高子結盟于魯以定僖公之位則其援魯之功大矣故亦不書名至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左氏謂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及惠公卒而逐之奔衛故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不然春秋書氏者所以譏世卿若尹氏卒之義是也崔氏世為齊卿專恣尤甚終致弑君之惡故聖人因其出奔首起其義以戒天下後世之寵世臣者其禍必至於僭亂也若夫無知子糾商人陽生皆公子也無知子糾未至為

君故稱人殺之商人陽生皆即君位故於弑與卒皆以君禮書之至襄三年終十一年世子先凡五見於經按禮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當其國之上卿故經凡書世子皆在子男之下國卿之上者此其義也雖然考齊之大夫善惡輕重繫於國政者其先後終始可按經而言也請以次而論之齊自隱三年入春秋至莊之二十一年皆不稱卿之名氏蓋是時諸侯擅政大夫未專也自宣成以來大夫稍侵君權故盟會侵

伐類專其任而弑君出奔之事始見於經在惠公時高固不因君命來魯逆子叔姬又與子叔姬來至惠公卒崔氏奔衛則大夫之亂葢起於此至頃公時高固專會於無婁靈公時國佐出與諸侯盟伐高無咎出會大夫崔杼三與諸侯盟會是皆大夫之專也終之無咎奔莒國佐高厚是殺而崔氏竟氏弑莊公葢其專權自恣始不能禁故其禍亂相尋而作也景公繼莊公即位享國雖久而大夫奔亡他國尤多於前襄二十八年慶封奔

魯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昭十年欒施奔魯哀六年國夏高張奔魯考其所致之由類以攘竊國柄市威弄權至其甚也不能相容自取竄辱在大夫固有罪矣而人君養成至此是又可重責也馴致末流悼簡之間陳乞弑君立君皆出其手則其悖亂為甚是以終二君之世爵不書經葢其國勢頽委君弱臣强國事之所倚仗者有臣而無君矣譬猶中人之家門内之主上下無制而强奴悍婢傲然自恣驕蹇之氣陵轢乳稚而不恤也嗚

呼王制亡而春秋作春秋衰而戰國興觀定哀之間天下之俗將流入縱横以亂從亂又非特春秋所書而已也此孔子所以傷之而絶筆



春秋比事卷七

春秋比事卷八

宋　沈棐　撰

宋

世家

按世家宋出於微子之後微子紂之庶兄周公輔成王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自微子至武公凡傳十三君與魯衛相接武公生女為魯衛夫人生桓公卒子宣公立宣公太子與夷宣

公病孫其弟和和三遜而受之宣公卒和立是為穆公

穆公即位於惠四十二年見春秋二年而卒自穆公至

景公頭曼亦十三君合二百四十二年今考其事終始

次諸公而論之

穆公名和惠四十二年立隱三年卒

定嗣立君王制之所甚嚴也義不可立而以愛立之未

有不産亂也觀宋宣之事可見矣初宣公謂穆公曰吾

愛與夷不若愛汝汝盍為君宣公死穆公立及穆公疾

召孔父而屬宣公之子與夷為君是為殤公公使已子馮出居鄭以避殤公即位公子馮在鄭鄭欲納之時衛州吁初立將修怨于鄭使告於宋而伐鄭宋人許之故宋鄭交怨連兵數年至桓二年宋督弑與夷及孔父左氏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因作亂殺孔父而弑殤公召馮于鄭而立之是謂莊公而公羊傳謂莊公馮弑與夷與左傳所載不同左氏取宣公為知人公羊罪宣公為起禍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立穆公

其子饗之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折
衷二傳則公羊之說為近理夫傳嗣以正不以恩古今
通義也昔吳國諸樊欲遜國季札札不受以次受餘祭
餘眛而立之及眛當國而卒札逃去國人立眛之子王
僚諸樊之子光以其立僚而追父之位遂與專諸刺王
僚蓋使諸樊不遜季札則無光之害吳之禍實起諸樊
耳與夷無罪宣公為義當立之也而溺於私愛遂廢大
義而立穆公是致穆公報兄之德逐其子而立與夷卒

有子馮之難其與諸樊之事均也公羊謂宋之禍起於宣公諒矣然則有國家寵嬖以貽子孫之患固不可要名過義而召國亂為春秋之罪人也

殤公名與夷隱四年立桓二年卒

殤公在位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卒致宋督之禍觀其連結齊魯衛陳蔡五國勤兵于鄭意在雄長諸侯阻兵為強使諸國莫敢抗也然無德而威反以賈禍非惟鄭不畏服稱兵報怨而齊魯二君疾其暴横亦接兵境上

共憤而攻之弦之經自公子馮奔鄭衛州吁欲修怨於鄭告宋伐之故宋鄭交怨連兵十餘年經書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帥師會四國又伐鄭五年鄭伐宋宋衛人入鄭報之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此宋與鄭交怨之迹也魯自穆公時盟于宿遂與宋交好至隱四年殤公立遇于清以尋宿之盟是年翬會伐鄭六年鄭與魯平以祊歸魯魯始背宋親鄭故十年翬會鄭

伐宋公敗宋師于菅取郜與防此宋與曾仇好之迹也衛自隱二年鄭人伐衛有怨於鄭故四年兩同宋伐鄭八年遇宋公于垂盟于瓦屋十年同入鄭伐戴此宋衛交好之迹也至齊則自隱八年與宋盟瓦屋十年背宋之盟與魯鄭伐之訖宋莊公始及宋平陳隱四年同宋伐鄭蔡止隱四年同宋伐鄭十年同伐戴他無宋仇好之事此宋與三國交結之迹也盖以子馮居國故與宋殤終始不和衛以州吁當國之時結宋以仇鄭其後州

吁雖没宋終不與鄭好以敗衛盟故止殤公之世宋衛兩國絶無嫌隙唯魯始連宋以讐鄭及鄭人來輸平歸祊之後乃好鄭而賣宋以為讐矣至齊則以威强自恃初無畏宋之心宋公雖盟以結之而隨以見伐若陳蔡則比宋為弱故有同伐之好而無交伐之事凡此諸國皆攷之經傳其從背之實如此嗟乎暴惡如州吁天下之所切齒而殤公終始與之結好至鄭同姓之國與宋為親而連歲侵伐曽不少悔好其所當讐讐其所當好

其無恥不義亦甚矣然則見伐於齊魯見殺於國人宜哉

莊公名馮 桓三年立十一年見春秋莊三年卒

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宋督弑一國君殺一賢臣莊公即位義當首誅桀逆以為亂賊之戒既不能然方且恩其召立用為股肱此為督之罪無以異矣而魯齊諸國取其重賂不能誅討而反平之故經書以成宋亂蓋非特重貶莊公亦所以罪

諸侯也然莊公初立鑒殤公好兵之禍卒致殞斃故自
桓三年絡祚至于十年經無宋事及其暴心一縱復蹈
前轍遂連諸侯再與鄭仇故桓十一年以雍氏之故誘
鄭祭仲而立之欲逐忽以立突夫忽當立突不當立而
莊公乃欲傾人之國逐嫡立庶其惡可知也魯桓公念
宋鄭之怨欲平兩國而莊公不許故十二年魯鄭伐宋
而戰之十三年又與宋戰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
左氏謂報宋之戰十五年宋以蔡衛伐鄭左氏謂納厲

公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杜謂復納厲公盖宋鄭兩不相下原宋公之心正欲讐鄭以快宋憤故在厲公時則以責賂而致伐在昭公時則以納突而致伐其所以連年興兵者只欲病鄭而已初無心於厲公也魯自桓十一年兩會宋公十二年之盟又兩會之盖魯欲平宋鄭是以屢爲盟會及宋不許則又連鄭以伐之十三年又會鄭以伐之及十五年鄭突奔蔡昭公復歸魯於是仇鄭好宋是年遂連宋伐鄭盖魯以後鄭之班與忽

結怨十年嘗有郎之師前此厲公當國不與鄭仇及突出忽入遂尋舊怨故背鄭以好宋連兵以伐鄭也自是與宋堅好故十六年會宋伐鄭十七年同宋伐邾凡此皆魯鄭與宋於莊公時仇好之實也至齊衛蔡陳四國則有同好之文無相伐之事故桓十三年戰魯鄭紀之役則齊衛同之而衛於宋比齊尤親故十五年同伐鄭十六年又會伐鄭十七年伐邾衛獨與而齊不至此齊衛兩國之實也桓十四年十六年伐鄭之役則陳蔡同

之而陳於宋比蔡尤親故十五年伐鄭則陳獨與而蔡不至此陳蔡兩國之實也夫以鄭之伐宋昭公以前不過魯往會之而已諸國未嘗從也至宋伐鄭則齊衛諸國連車結軌從師于宋豈當隱桓之間而宋國强足以帥服諸侯故耶莊公即位之初雖征伐之事寂然無聞而其暴虐浸熾厥後不減於殤公其保身以終幸也昔皇武子使於周問禮嘗曰宋天子之上公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以孔子序爵自齊以下類加

宋於諸侯之上唯隱八年瓦屋之盟序於齊先盖以當時獨宋為公齊未強大與宋相埒至他諸侯則不可得而並也噫以宋公之爵如此之尊宋國之勢如此之強未曾得一賢君紹祀微子使後之國君皆如殤公莊公則雖爵尊國强何足恃哉

閔公名捷莊三年立十二年宋萬弒之

宋自殤公與衛交好訖莊公之世終無嫌隙會盟侵伐靡不同之及閔公立始倚齊以伐衛盖是時齊方強盛

宋國削弱伐衛之役齊為主兵宋往從之按左氏為納
惠公故有此伐夫朔與宣姜同構急子負罪出奔而齊
帥諸侯以納之固已非矣宋從齊伐衛厥罪均也曁六
年王師救衛不克朔入放黔牟甯跪殺左右公子而即
位則齊宋諸侯拒天子之命納可罪之人其惡尤甚也
夫宋與衛數世交好義非不厚當衛之亂為宋公者率
諸侯奉王命以固黔牟之位使朔不得以亂衛可也今
乃害教賊義與齊同惡使朔奉祀於衛而兩國盟好一

旦墜地豈諸侯相與之義哉魯自莊九年伐齊納糾與齊為仇乾時之戰敗於齊齊殺子糾復有長勺之役而齊魯交惡及宋閔即位既與齊好魯為齊故於是讐宋故十年敗齊師於勺既得志於齊遂侵宋是年齊師宋師次郎以禦魯而魯敗宋師于乗邱十一年宋為乗邱之役侵魯魯復敗宋師于鄑盖是時宋國衰弱故雖連齊之師而不能勝魯數為魯所敗也宋魯兩君既不相下故終閔之世與魯不平而宋莊之好亦廢棄矣按左

氏謂乘邱之役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宋萬以為病十二年遂殺閔公及殺仇牧又殺宋督立子游夫閔公敗先君之好結怨魯衛内無賢臣之助外無敵國之援喪民辱國無恥已甚而猶以不軌之言狎侮臣下致使懷怨蓄憤而身殞臣手宋萬之罪固所不貸抑亦閔公自取之歟

桓公名御説莊十三年立僖九年卒

宋萬之亂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説奔亳宋萬子牛猛獲

圍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于師殺子游于宋遂立桓公桓公紿嗣值小白主霸征從盟會國事頗簡攷其從違之迹宋比諸侯服齊最多叛齊最少自莊十三年北杏之會以後宋一叛齊齊侯連陳曹魯伐之宋遂屈服故十四年鄄之會宋公復與自是以後類皆服齊終小白之霸不復背叛而在當時最為賢者故十五年再會于鄄又同伐郳是年鄭侵宋故十六年齊為宋伐鄭同盟于幽十九年與齊魯

盟又同齊伐徐二十七年同盟于幽二十八年同齊救鄭三十二年與齊遇于梁邱僖元年與齊次聶北救邢城邢又會于檉又盟于貫三年會陽谷四年會伐楚次陘又會侵陳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六年會伐鄭圍新城七年同盟于甯毋八年同盟于洮終御說之世自鄄以後於齊盟會侵伐無一不與非若許衛陳鄭乍叛乍從不終始於齊也按左氏閔公時宋大水魯莊公使往弔宋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

湯罪己而興桀紂罪人而亡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則御說之賢著名當世其來已久觀其躬率諸侯服從齊霸同心協力以驅攘夷狄拯救中夏端委冕弁儼然在諸侯之先其亦有功於霸者歟

襄公名茲父僖九年立二十三年卒

襄公即位之初小白尚霸故從齊盟會者三九年會葵

邱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盟北邱是也及十七年小白卒襄公欲紹齊霸顯名諸侯故十八年戰齊師以示義十九年執滕子以示威夏盟曹南以服曹邾鄫子後曹南之盟于邾遂使邾人執而用之秋又圍曹以討其貳則襄公急於定霸殘虐諸侯蓋如此其甚也夫施虐於弱小之國則其強易逞而遇強則折矣襄公不度德量力憑此暴氣至二十一年敢邀齊楚而主盟之是年秋親合楚子陳蔡鄭許曹六國同盟于盂其意求霸莫如服楚

吾能長楚則霸業成矣然楚勢十倍於宋謂宋能屈楚非愚則誣故為會未幾襄公遂為楚所執雖見釋於溥盟然其屈辱猶有甚於滕子也滕子微弱不數於諸侯則見執於宋猶未足為中國恥今宋公以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而執於楚是非特玆父之深恥實中國之大辱也襄公於是發憤於一戰故二十二年連衞許滕伐鄭以先病楚之與國至冬又侵其楚之徼者戰于泓竟敗以死不能一奮或者傷襄公之志期翌戴之功經營

中夏俾不陷於荆楚而志不克就國挫身殞徒長楚人之殘暴是可憫也然以春秋之法責之罪不在楚而在宋夫人操十金之產者不敢覬百金之資操百金之產者不敢覬千金之資蓋利有所止而力之小者不可圖大也襄公無小白之德而苟求大功其敗亡固宜又何憾焉原襄公之始以十八年戰齊師而敗之妄意兵威可以陵轢諸侯謂莫吾若也故肆行暴虐不恤禮義求長楚人以至憂殞盍亦反而思之而規摹小白之為乎

小白之霸也諸侯不服不過伐之甚則執其臣耳今則執滕子嬰齊用鄫子其威制諸侯不亦異乎齊自北杏之會糾合諸侯者二十五年諸侯奔走其命者十四國僅能伐楚而盟之今曹南之盟從宋者惟曹邾二小國大夫伐鄭之役從宋者惟衛許滕三國而猥欲服楚于泓之戰其懐從諸侯不亦異乎小白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救國五城國三伐國九侵陳一招攜撫貳救急災可謂至矣今戰麤盟曹南圍曹皆一而止則其

撫柔之功又不逮小白遠矣由是觀之不鑒小白之所為而欲比肩其功是猶適燕而南轅終不可至必頓斃而後已也然則如襄公者誠圖霸之覆轍矣

宋襄公仇曹

襄公病曹者二僖十五年宋人伐曹十九年宋人圍曹是也夫以襄公始紹齊霸伐齊之役曹南之盟而從宋者惟曹邾二國而已若陳鄭則一於附楚蔑然不忘至魯與齊又視宋楚勝敗以為向背而襄公無可勝之理葢

已絶義於宋衛雖與伐齊之役而曹南之盟又復不來則其待宋已可見矣為襄公者盖亦増修於德善遇曹伯以親諸侯可也而専事威强殘蔑小國欲以力爭不亦難乎昔鄭朝桓王桓王不禮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恐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襄公欲霸中國而伐曹為威將以致諸侯之服宜乎身敗國辱而莫之振也

成公名王臣僖二十四年立文七年卒

自襄公敗於楚宋力不振成公踐祚無霸主之威糾率諸侯同心協力一洗前恥强楚愈横興師病宋當時齊魯諸君靡然從之莫有攖其鋒者而宋之被患於時為甚故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二十七年楚人陳人鄭人蔡人圍宋宋既患楚不能為敵於是脅制於楚屈膝受盟故圍宋諸侯遂盟于宋則宋之服楚也及晉文興霸侵曹伐衛執曹伯畀宋人城濮之戰楚師大敗宋於是始得棄楚即晉從中國之盟會故踐土之盟溫之會

翟泉之盟宋皆與焉而終成公之世無楚患者有晉文以為倚重也其後重耳雖殁宋猶得從晉以盟伐故二年盟垂隴伐秦文三年伐沈皆晉為主而宋輔之則宋强過於襄公之時遠矣嗚呼自齊小白亡中國無霸楚之為患不可勝救襄公雖有意服楚而終致敗辱為天下笑儻非晉文興起厲其兵威以折之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哉然則二霸之功誠有補於春秋矣

昭公名杵臼文八年立十六年宋人弑之

宋十二君其驕淫不道莫甚於昭公攷其在位國中之亂凡三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一也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二也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三也三者之禍皆起於公族之爭權而實昭公致之何哉按左氏載文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從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夫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古今天下未有維持國家而去其宗族者況戴武桓莊公族盤結於國牢不可破昭公

即位不能親睦之而欲縣加剪乂則其致亂必矣八年戴宋襄夫人昭公之嫡祖母也而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昭公之黨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夫人雖不賢然昭公當念祖父之恩而奉事之可也乃倨傲鮮腆以悖其祖母遂致夫人銜怨積恨因戴氏之族誅鋤黨與為亂於國雖曰夫人之罪是亦昭公不孝有以致之而已十六年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昭

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昭公將田孟諸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夫以諸侯之尊據有一國當修德愛民使國人推戴而顧臣之可也今使宋國之人奉其公子因夫人以賊公則昭之不道抑又可知矣嗚呼宋自襄公敗楚屈辱已甚成公倚霸而立僅能國耳而其後嗣邦人厭之若此則何以紹嗣微子光昭先君之烈哉宜乎子哀恥食其粟而出奔也

文公名鮑文十七年立成二年卒

鮑以柔嫚之容得寵於襄夫人乗昭無道國人奉而立之弑君攘國雖非鮑親為之而乗間自立曾無退避之意與蹈其惡無異也是年晉衛陳鄭伐宋討宋之亂然卒不克討乃定文公而還則四國之大夫其惡可知矣故春秋皆貶而人之罪其成宋之亂也自是晉與宋好宣元年因鄭連楚侵宋與陳衛曹三國會晉師于棐林伐鄭七年會晉盟于黑壤九年會于扈十年會伐鄭十

二年盟于清邱終宋文之世晉之盟會侵伐無一不與也鄭自文十七年連晉伐宋至宣元年又與楚侵之故是年宋從晉两加兵於鄭二年鄭歸生及宋華元戰于大棘宋敗獲華元自是宋鄭两國仇怨愈深及三年鄭靈公弑襄公立始及晉平晉鄭既和則宋怨亦觧故七年黑壤之盟九年扈之盟宋鄭皆同至十年鄭背晉即楚宋始從晉以伐之而復與鄭伯仇矣楚自晉重耳没歴文及成不敢病宋至宣十二年邲之戰晉景公敗績

於楚晉弱楚强驕暴復横成十三年始伐宋十四年圍宋十五年魯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遂及楚平自重耳之霸至此宋始服楚焉盖宋之所以禦楚者以晉而已晉既敗於楚師委靡不振則宋受制於楚屈膝於楚勢必然也凡此皆晉鄭楚三國與宋仇好止文公時載於經者如此夫自成公以來事晉最固叛晉最少其得晉之功重矣至邲之敗晉霸雖微而景公之為君亦非庸謬不道者也使宋文能厚結晉援糾合諸侯併力攻楚

亦未必不勝何至俛首夷狄長其驕氣而貽患後人哉宋文之不君蓋不足貸云

共公名固成二年立十五年卒

自文公鮑及楚平連歲附楚洎共公繼位之初首與楚人會盟于蜀成二年當時中國諸侯惟晉不與齊曾以下靡然而從則晉楚之勢强弱可知也及三年晉合諸侯伐鄭鄭服於晉晉霸稍强宋於是始得背楚歸晉復同盟會故五年蟲牢之盟六年馬陵之盟九年蒲之盟

十年伐鄭之役十三年伐秦之役十五年戚之盟皆晉為主而齊宋附之非宋敢叛楚也晉足以制楚故也自是以後晉楚爭鄭屢盟屢伐雖鄭有反覆而宋則純於附晉不敢向楚矣然共公於晉雖數與盟會無侵伐之事至於魯衛則或遣使以交聘或稱兵以相仇和好之情不能終始攷之經傳有可言者魯自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以通嗣五年魯使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之聘皆未嘗有侵伐也至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始棄好交惡按左氏謂二子侵宋出於晉命而晉之怒宋者以其辭會也辭會之事不見於經左氏以宣元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公子圍龜為質于楚五年圍龜還宋怨華元使已代質欲攻華元共公殺之其蟲牢之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晉以宋貳故會魯伐之宋病魯晉七年再從馬陵之盟於是晉怨遂釋亦交好如初故八年宋魯兩國始為婚契成公姊妹穆姜之女為宋共公夫人而華元來聘公孫壽來納幣

明年伯姬歸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終共公之世與魯為好也至衛則成六年孫良夫帥師侵宋已見於經而左氏謂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寗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竊謂不然使晉衛諸國皆有怨於宋同往侵之則春秋當書曰某人某人帥師會某人侵宋豈獨出衛孫良夫哉其魯衛兩君皆受盟於晉以晉疑宋故魯衛侵之謂二國大夫奉晉命以懼宋則可謂晉連衛侵宋則不書於經義未安也原晉厲之

意以謂吾得諸侯糾合盟會備禦强楚而蟲牢之盟宋以難辭若將攜貳吾伐之則敗盟容之則長惡是以授命魯衛伺間於宋侵以示威旣可以回宋公之心又足以示晉侯之德彼不被患而已不損威此霸者之事嗚呼其遇諸侯若此則主盟中國霸業不墜亦宜哉

平公名成成十六年立昭十六年卒

平公繼共而立值蕩澤作亂殺公子肥華元魚石各竄强國始元奔晉旣而歸宋石畏元之逼乃出奔楚楚以

魚石之故興師病宋故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彭城是年冬楚又連鄭侵宋宋人告難於晉悼公遂會諸侯同盟虛朾左謂謀救宋也既盟以謀之故襄元年欒黶合九國大夫圍宋彭城逐魚石寘諸晉地楚人憤之故是年公子壬夫又帥師侵宋鄭以楚故二年亦興師伐宋而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以報之此魚氏起禍晉宋楚鄭相仇之迹也夫宋附晉鄭附楚其結撥已久楚病宋鄭亦病之晉病鄭宋亦病之宋自共公以

來純於附晉不復向楚故訖平公之世盟會侵伐皆從

晉命而數與楚鄭相仇自成十六年沙隨之會十七年

柯陵之盟是年兩會伐鄭十八年同盟虛朾襄元年圍

宋彭城二年侵鄭兩會于戚城虎牢三年同盟雞澤五

年同會戚同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伐鄭十

年會吳又會伐鄭十一年又會伐鄭楚以晉師連歲病

鄭欲報晉之侵故十二年公子貞帥師侵宋蓋是時晉

霸方强楚是以不敢犯晉而嫁禍於宋也宋以楚故事

晉愈堅故十四年會吳于向又會伐秦又會于戚十六年會溴梁又伐許十六年同圍齊十九年盟祝柯又盟澶淵二十一年會商任二十二年會沙隨二十四年會夷儀二十五年又會夷儀盟重邱二十六年會澶淵二十七年會宋是年大夫盟宋二十九年會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凡此三十餘年宋之從晉未嘗少有攜貳則其事晉之心可謂勤且至矣鄭自襄十一年蕭魚之會同盟中國晉楚宋鄭仇怨既平故宋亦不受

楚鄭之患而經無侵伐之文然鄭之服晉也以悼公之强而不敢爭楚之同盟也以平公之弱而晉不敢抗陵夷至昭四年申之會楚子為主而宋世子佐與焉葢是時晉勢愈弱楚勢愈强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已在楚而宋鄭諸君事楚如事晉矣夫當晉悼時楚雖間侵宋國而宋力於附晉敢以伉楚以晉之强為可恃也今晉平微弱不能有宋使宋不遣世子從楚靈之會則當先諸侯而受禍矣是以申之會齊衛諸君未肯遽從而宋

世子先至也嗚呼赫赫之晉既不足以敵楚宋靡然從之則楚之暴橫日熾中國諸侯其誰與爭乎昭公之後盟會日疏不逮於曩昔也

平元景三公與魯交好稠畧平公殺世子附

魯自宣公八年穆姜之女配宋共公與宋為好故歴平元景三公春秋之世宋魯兩國有聘好之文無侵伐之事在平時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及向戌盟于劉十九年季孫宿如宋三十年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即穆姜女　昭十一年平公卒叔弓如宋會葬十二年元公初立使華定聘魯以通舊好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以報之及景公時雖嘗與魯合諸侯會盟至於聘好之事蔑然不講蓋始以伯姬婣好禮文稠密至是伯姬之卒歷年既久故恩意亦衰不逮於前也經書殺世子二晉獻公殺申生宋平公殺痤是也稱君殺者甚之也稱世子者世子君之貳不可殺也申生以驪姬之嬖痤以伊戾之誣皆死於無罪而二君不恤父子之親國統之

鄭重輕受譖愬忍寘之死其惡甚矣故聖人顯書其爵以戒後世昏闇之君寵倖讒佞戕乂國本如二公者

元公名佐昭十一年立二十五年卒

元公紹宋值晉昭之世晉霸衰弱盟會侵伐罕見於經昭公即位欲復興會盟以親諸侯故昭十一年厥慭之會十三年平邱之盟宋之君臣皆與諸侯聽命于晉然方是時諸侯攜貳已久而晉昭不德驟欲糾合同盟昭嗣先業其何以使之懷服哉故自盟平邱之後中國無

盟會者十二年至昭二十五年頃公繼立欲修大義以令天下始復會于黄父謀定子朝之難是以終元公之世十五年間與晉盟會惟此三者而已然自昭四年申之會以後楚强晉弱則當元公時楚宜連鄭伐宋以病中國經無伐宋之文非楚有畏於晉宋也葢以强吳横出楚方患之恐恐然備禦之不暇奚暇逞志於宋也然元公雖免外難而華向氏之族盤結於内不可禁制左云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故華亥殺羣公子拘向

勝向行於其廩公請弗許遂刼公太子欒等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與華氏盟以為質後公攻華氏殺向之質向氏奔陳公與華貴遂謀逐華貙貙因華向入合之遂以南里叛夫華向二族自昭公以來至於元公更歴數世專制宋政根盤節錯牢不可解元公無撫循之愛威制之術而一旦惡其盛强謀欲去之是激其亂也宜乎出奔入叛以禍宋國更數年而始定非特公族之罪實元公召之也

景公名欒昭二十六年立未卒而春秋終

景公終春秋三十五年外無强霸内有叛臣内外交亂莫此為甚攷其行事始從晉次結齊又其次交兵于鄭逞志于曹皆倚大陵小以茍一時之利而國内多虞權臣叛亂莫之能制請按其實以言之昭二十七年會于扈三十二年城成周定四年會召陵侵楚皆從晉命同其會伐葢是時晉雖衰微猶能糾合諸侯勤王室謀强楚故宋尚或從之自後六卿專晉禍難日熾不復主盟

諸侯故景公於是專而從齊定十四年會齊侯于洮時齊宋方好未有怨也及是年衛世子奔宋明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哀元年齊衛伐晉晉既怨衛明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明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夫衛逐蒯聵而宋受之晉納蒯聵而齊衛拒之則宋有背於齊衛矣齊以衛故衛怨於宋故哀五年齊侯伐宋宋之弱不能報伐於齊而陵虐小國數為曹患自哀三年六年宋兩伐曹七年宋人圍曹八年入曹以

曹伯陽歸夫曹與宋非有重讐宋既伐其國又刼其君
其殘暴不仁盖亦甚矣至鄭與宋則恃晉楚更衰中國
無霸擅相稱兵以快私憤彼伐之此報之終春秋見經
者凡七定十五年鄭伐宋哀七年宋侵鄭九年宋皇瑗
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宋公伐鄭十年宋又伐鄭十二年
宋向巢帥師伐鄭十三年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終
於景公宋鄭兩國未嘗一歲息兵也然宋能病曹仇鄭
而不能自制其國使公族之親亂而出奔奔而入叛若

無君之國焉故定十年經書宋公子地出奔陳公弟辰曁仲佗石彄出奔陳十一年公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四年公弟辰自蕭來奔左謂寵向魋故也初公子地嬖富獵分其室與之公嬖魋取公子地白馬以與之地怒扶之遂出奔陳辰始説地以出奔意公必止地及地亡而公弗止故辰及佗彄亦出奔陳明年四人入叛樂大心亦從之而辰復奔魯夫宋公寵魋不義之臣致怨於公族以召禍

亂其何以為國哉嗚呼微子之祚至此其衰極矣

宋大夫

宋大夫見經者三十人公子地公弟辰皆元公之子也其公族之盛者唯華氏其次樂氏仲氏華氏九人督耦元弱閱臣定合比亥是也樂氏三人大心祁黎髡是也向氏三人戌寧巢是也仲氏二人仲幾仲佗是也獨見經者九人孔父萬仇牧子哀公孫壽山魚石石彄皇瑗是也惟司馬司城不書名氏杜云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

諸而左謂書其官蓋貴之也樂氏黄氏華氏皆出於戴公之族向氏魚氏蕩氏皆出於桓公之族孔父子哀書字按公羊云孔父義形於色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弑故先攻其家而後弑殤公故聖人書字以貴之杜謂孔父内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故稱名以貶之折衷其實當從公羊之説蓋伯仲父皆此也此曰孔父是書字以貴之也子哀當昭公之時能謹身避禍不食汙君之祿故亦書字以貴

之此二大夫稱字以貴之義也督萬山皆不稱族或謂督萬負弒君之惡山有罪而見殺故皆去氏以貶之是不然以為弒君者去氏則里克趙盾何為不去氏也以為有罪見殺者去氏則經以罪殺者多矣何為書其名氏哉按經未命大夫類不稱氏如魯之翬挾是也今大夫不書氏亦未命故也司馬司城特舉其官者公羊謂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謂無君之辭左謂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而出故書官以貴之至僖二十五

年書宋殺其大夫文七年書宋殺其大夫不曰其氏公羊亦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穀梁曰以在孔子祖之位尊之也又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左謂稱人衆也不稱名非其罪也先儒曰脱之也夫公羊之説失之僻穀梁之説失之私而先儒以為脱之則何名筆削之書哉是蓋非其罪故也若乃文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書以官且不書名者晉宋自魯僖會諸侯于溥釋宋公之後未嘗與魯通好一旦華孫結盟于魯以尋舊

好故聖人特嘉異之且不稱使也且羣公之子稱公子如公子地是也公子之子稱公孫如公孫壽是也公子之孫則以王父字為氏如蕩意諸其受氏出於公子蕩魚石出於公子子魚是也至於羣公所以治御其臣子得失載於經而可考者請以次而言之　宋自穆公入春秋終景公十四公殤公閔公禍起肘腋之間并與大夫孔父仇牧殘於督萬之手惟桓公最賢值齊之霸外內乂安權正於上大夫名氏無見經者　襄公雖受辱

强楚抱憤以死然國內無虞紀綱不失盟會侵伐之柄未付於大夫也　成公繼祚十六年而兩殺大夫經沒其名蓋不以其罪故也然則君雖弱矣而臣未至於専僭　逮夫昭公不君朝廷起禍於是殺其大夫司城子哀來奔而華孫結援與國來盟於魯經特書其官或書以字言罪不在臣而在昭公也　文公之時華元始一帥師見經自是大夫專恣駸駸不可制矣　共公即位華元始以來聘書公孫壽一以納幣書至共公沒華元

奔晉魚石奔楚宋殺大夫山變亂起於諸臣各倚強國爭權擅私則宋之國非君之有其暴横自恣失制於其臣也魯成十五年華元會諸大夫會吳於鍾離於是始有出會之文　在平公時華元會齊衛魯邾四君於是始有臣會諸侯之文未幾而魚石復入彭城借楚之援以更宋國賴晉救恤之力欒黶合元八國大夫圍彭城逐魚石故宋之禍難始平矣原其禍端所起盖自文共以來偏任華元以制國政夫任偏寵固怨讟之府也必

有出而相仇者矣是以魚石之亂自華元召之自文共致之由是華元之族日以浸盛終平公之世華元兩與戚會華閱繼合諸大夫復會於戚襄十七年華臣奔陳二十九年華定城杞昭六年華合比奔衛其横據宋國皆華氏黨也而向氏復起更與國政故襄公十五年平公使向戌來聘遂盟于魯夫以君命出聘而擅及魯盟則向氏之專恣不下於華氏也至昭元年又合晉楚大夫同盟于虢則二氏之強可知矣　陵夷至於元公不

能深鑒前弊收其威柄又復甚焉故二氏之族終為宋患昭二十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自宋南里出奔楚夫出奔亂也入叛逆也為人臣而敢為逆亂又非特專僭而已也向華之禍方息而樂氏之族復起樂大心以昭二十五年會諸侯大夫于黄父　至景公時樂祁犁又會大夫于扈則樂氏專恣宋權又可知矣終於大心奔曹又其甚也亂生於兄弟之間公子地奔陳公弟辰暨仲佗石彄

亦奔陳復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蕭以從叛黨而辰又自蕭來奔按左氏以為景寵向魋以致禍則景公之罪重可責也盖當大夫擅政之時不能屬任善人遠屏私昵稍正國紀以杜羣臣狂逞之心而寵向魋不義之人釁生禍起則以春秋之法責其首惡繄誰之咎哉嗚呼易戒履霜經譏世卿言人君御臣不可不蚤正也觀春秋之世莫不以人君弱於威制或怠於政機是以大阿之柄稍假於寵臣至其末流極弊則君之所以為

君惟名位僅存而權勢已陰移於下然是患非特宋也六卿分晉三家專魯七穆擅鄭田氏盜齊若出一轍可勝嘆哉

春秋比事卷八